

编者按：

“青评果乐园”是由数位广东青年戏剧研究者以及活跃于报刊网络等的剧评人组成的青年戏剧评论沙龙，以沙龙形式进行戏剧热点话题讨论。其宗旨是：立足舞台，拓宽视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对话创作，促进评论；开花结果，乐在其中。

2015年5月8日，借着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广州竞演之契机，组委会宣传组委托“青评果”沙龙的成员之一罗丽发起组织了“青评点梅花”的群体评论活动。“青评果”成员本着“和而不同”、“对戏不对人”、“就艺术论艺术”等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火花四射，点评热辣，有观点有理据。这是业

界许久未见的情形，因而，初一出笼，便引起了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获得相当好的口碑。每晚看“青评果”的点评成了许多人睡前的期待！为了方便大家转发评论文章，他们还建立了“青评果乐园”微信公众号，使得大家能在第一时间倾听到来自“青评果”的声音。受“青评点梅花”的气氛带动，不少专家和朋友也参与进来，见仁见智，形成了第27届“梅花奖”竞演期间的一个耀眼的亮点，也成为广州承办“梅花奖”的意外收获。这里，选取“青评点梅花”中的两篇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能以此带动真诚、坦率、敢讲真话的文艺评论之风。

阴谋与爱情

——评万晓慧与京剧《建安轶事》



京剧《建安轶事》

摄影/伍福生

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广州赛区，2015年5月13日晚在友谊剧院上演了湖北省京剧院万晓慧主演的京剧《建安轶事》。

张晋琼(70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一级编剧)：

对于京剧《建安轶事》的期待，既源于这是名编名导之作，又因它身负盛名：是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获奖剧目，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一等奖第一名，2011~2012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还因为是朱世慧所在的湖北京剧院演出，有着对京丑艺术表演的许多期待！然而，全剧观毕，思前想后，我试图寻找该剧背负盛名的理由！很遗憾，寻而未得！内心有

种莫名的悲哀，为蔡文姬，为戏剧现状！

作为“文华大奖”的获奖剧目，它应该在剧本立意、人物形象等方面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难道是因为该剧塑造了一个利用权力强作鸳鸯配的“媒婆”曹操？还是男权社会下此处不“喜娘自有喜娘处”的怨妇蔡文姬？恕我学识浅薄，生性愚钝，我从该剧中看不到更多其他东西！如果说戏剧求新、追求人性化写作，是需要降低历史人物本身的品格来进行所谓的轶事化写作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戏剧的悲哀！

当然，话说回来，该剧在处理花样年华的董祀迫于曹操淫威迎娶长他12岁已是三婚徐娘的蔡文姬时的心理时，是恰当而且细腻的！但之后董祀的突转情定蔡文姬呢？该剧将其置于幕后，仅靠叙述，既不感人，也让人莫名其妙！因为在董祀那儿，只能姐弟相称的蔡文姬并没有认命，新婚不久，听闻南匈奴左贤王因进贡身处同城，便急不可待地去寻旧情，企图“东边不亮西边亮”！可惜三婚之身徐娘之龄，纵有二儿相伴，左贤王又有年轻貌美的新欢，文姬夫人也是断断再也回不王妃夫人了！难道蔡文姬是因为回不去，所以心定了？而董祀也是因为心仪之人嫁了，心无所系，心定了？该剧未说，只能揣测！

如果说这些都可揣测，还算合理的话！为了制造矛盾冲突，董祀喝酒因言而获死罪。文姬夫人急奔曹相府求赦罪，仅凭董死其还“四嫁五嫁”节烈不保之由便打动曹操，政令朝令夕改？如果曹操对文姬夫人如此爱怜的话，明知董祀是文姬夫君，为啥多此一举，判了又赦？难道仅为做戏？对，就是做戏！我们不是闲着剧场看戏来的吗？因为剧本有太多值得斟酌的地方，所以演员能依附表演的东西有限，爆发不出来就无可非议了！不过，不怕，“梅花奖”说不定还是可以拿到的！不信，且看！两小时坐在剧场，倒也不闷，因

为它的京韵好听，够味！只是，我所期待的京丑表演，梦里寻吧！也算以此聊慰吧！

罗 丽(80后，广州文艺创作研究院戏剧部副主任，国家二级编剧)：

终于又遇上一部两极分化的戏，实际上争论越是激烈，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就更有意义。评论不只是讽刺挖苦，更应该摆理据谈观点，既有激情又有理性。虽说获奖的戏未必都是好戏，但获奖的戏也未必都是坏戏；同理，主旋律的好戏不多，也不代表都是烂戏。所有戏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分析优劣比简单评判好坏更合适，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分析一下这部朋友圈内暂时比数7褒：4贬的《建安轶事》吧。

名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写。对于蔡文姬这样史上留名的大才女，文人墨客岂肯轻易放过？她的家势才学、她的被掳胡邦均可成戏，曹寅昆曲《续琵琶》、郭沫若话剧《蔡文姬》珠玉在前。昆曲《续琵琶》是清初的一部传奇，北昆版的《续琵琶》由《探狱》、《被掠》、《感梦》、《制拍》、《台宴》等五折组成，既是为曹操、蔡邕正名，也为蔡文姬正名。蔡文姬流落匈奴12年，传统观念认为她有失节的行为，而《续琵琶》为她的“苟活”提供了依据——担负着续《汉史》的使命，使得人物形象因其理想的执着而愈发高大。

然而，《建安轶事》却独辟蹊径，选取她归汉后的第三段婚姻作为切入点，明里是在写一女三嫁的蔡文姬和邻家弟弟小夫婿董祀的爱情故事，暗里却又写曹操作为政治家的慈悲与专制、文治与威权。全剧立意不仅仅在蔡文姬后半生婚姻幸福的寄托，而是曹操如何操纵着局面，最后使得蔡文姬得以在十几年的飘零中安放下身心，用七年时间默写下父亲所藏的四百篇珍奇典籍，并编得《后汉书》。戏到了最后，曹操的那番话“蔡文姬用了七年的光阴，默写了四百篇珍奇典籍，修好了《后汉纪》，文姬才可追班昭”，一副志

得意满的神态，更加觉得，由曹操所策划的爱情故事，意在实施作为政治家曹操的文治理想。“阴谋与爱情”之感油然而起。曹操可是玩大局计谋的，文姬、董祀棋子也。正因如此，这个戏才不叫《蔡文姬》而叫《建安轶事》，称轶事而非正史。

《建安轶事》的着眼点已经超出了蔡文姬的个人遭遇和才情功绩的评价，尽量抛却置于她身上的政治、道德伟大使命，回归贴近女子常情的人性体验，力求引起观众对人生飘零中不可自控和被强大权力牵制下不由自主的感悟后，再揭示出无论顺境逆境毋忘葆有真挚善良。此剧中蔡文姬的行动主线是回家——成家——思家——安家——救家——存家，这个家既指向汉邦大朝，也指向她的婚姻。家既是其过往的生命记忆和经历风雪坎坷人生后的栖息地，更是其灵魂最终的安放地，最后闲看云卷与云舒。

头场，文姬初现时，更多是离别惆怅，蔡文姬身在胡邦念汉家，虽有左贤王疼爱，也育得幼子，但当曹操把其赎回后，她却发现这汉邦并无自己可以安放身心的家，似叶飘零。到与董祀弹琴会心，便因开怀有了憧憬。那个乱点鸳鸯的曹世叔，给蔡文姬拉郎配来个年纪小一轮的少年郎入洞房，却落得个邻家姐姐与邻家弟弟。这个邻家弟弟说，活在曹操治下只得自甘认命，但“既然丞相有意将你我捆绑一起，便是你我的前世姻缘”。只是这样的有共同爱好，却无男女倾慕之情的，只能是无性婚姻姐弟相称，文姬夫人怎得不憋屈，怎样不酸楚？从年少新寡到被掳离家到弃子归汉，已经被揉碎了两次的心又再度被狠狠击打，新婚夜，文姬抚琴断弦，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无法安定下来的生活，无法强忍的悲怨夹陈尽现。飘零、无所依傍。当她见到左贤王和阿迪后又思胡邦情，可现实是曹操已经用第三次婚姻彻底绑架了她，为断后路，还赐给左贤王新女作妃。一

下子,蔡文姬不单前路茫茫,也无退路,被投放于历史洪流中成为彻底的孤舟一叶,正如她日后在救夫陈情时所总结的:“我一柔弱女子,如何自主沉浮?”

如人物止步于此,文姬夫人便只是惹人怜,而不得人爱了。文姬坚忍用情一步步感化董祀,小丈夫弟弟因饮酒获罪旋即被押赴刑场,文姬立即牵马奔赴曹操家中为夫求情,声声哭泪诉,三句舍不得,救下丈夫小命,也安放下自己一直漂泊的心。这一安放,一则董祀终于看清自己的心;二则是曹操计成,终于能安心把修史的大任交待给蔡文姬。七年来努力默卷修书,完成曹操赎她归汉的代价,老妻少夫存真存善,终于可以闲坐观那云舒云卷。《建安》版的蔡文姬便与过往的艺术形象有了不一样的魅力,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

必须说说董祀,他的态度两次转变极有意思。他初见文姬因《胡笳十八拍》而显出相知意,二人做知己是肯定没问题的。然而,第二次见面在洞房,却是被曹操挟持着娶了这个半老三嫁的文姬夫人,心里抵触不已,拒绝一切亲密接触,第一次转。当谜团解开,得知是曹操一意安排的鸳鸯局,他虽仍然抗拒,但开始认命,反而劝文姬不要去信卞夫人。中间插入了家人蔡安作为旁人第三者对这段婚姻的观察,预言二人“早晚会恩爱的那一天”铺垫下面的第二次转。再到饮酒归来,文姬被孔融讥笑,他为之打抱不平,反而让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真心。这是他们婚姻生活中女人的包容感化了男人的任性,谁无真情?想来那董祀心仪的孔小姐,或许只是当龄或时而见颜值,并无长时间的深入接触。暖火且能化冰山,文姬和他本来就有共有语言,婚后又爱护倍加。在外力难以抗曹操,内心无法拒真情的状况下,董祀被孔融的一激逼出真情,顺当!

如果人物塑造有新意,起承转合悬念冲突迭起,还未能称好戏,那么再看看语句文辞。华美又古朴的唱词最是入情:“旧怨平兮新怨长”、“悲声换作美声扬”、“华年消逝岁月”、“一杯愁绪怎画描”、“不知魂魄之所归”……尽显文人品格,又显文姬才情。蔡文姬奔相府救董祀那段32句的五言唱腔,古意盎然,一气呵成,“未言泪先淌,哀哀诉衷肠。回望过来路,一步一重伤。”这段既为救郎,也让文姬一诉际遇飘零。起初无伴奏的吟唱句句入心,转正反二黄后交错的行腔,凄切清丽,非一般笔力能写就。

戏的铺排紧密却留出了多处让演员得以展示技艺的空间,一是雪夜策马,二是五言唱段,均展示出万晓慧唱念做打的全面技术。文姬策马的奔放与序幕骑马的一步一徘徊遥相呼应,刀马旦之中还隐约感到有老生、武生的动作,放在蔡文姬身上,化为女态东西,剧情推进甚与贴切。五言唱段万晓慧唱得很入情,吟唱部分如泣如诉,接下来并没有长拖腔的华彩迂回,却在细微处有或轻或重的处理,环环相扣,委婉凄凉,尽倾满腹飘零意。万晓慧作为80后,舞台上稍觉稚嫩,成熟还有待时日。毕竟这并非一般老戏讲故事,需要把握的层次复杂,但难得她演来稳健雅丽,对人物性格把握得体。此文不长,却耗费心力,我想,除了想细致品出戏的味道,更多也是想做到评论者的有理有据吧!

何 花(80后,财务,网名“天涯何日君回来”,戏曲爱好者):

其一,我不欣赏演员的表演——无论是悲伤还是激动还是兴奋,几乎一段唱完,最后总要来段飙高音,这是典型的“卖弄技巧,向观众要‘好’”。很多老艺术家都是强烈反对这种行为的。这种行为导致演员的表演以及整台戏的气质不好,功利,意图明显。“梅花奖”是展示演员个人技艺的舞台,这我能够理解,但是本质上,它的

精髓依然是“戏”,是剧目,展示技巧要依附在塑造人物本身的基础上,演员要对你饰演的人物有发自内心的感情,而不是一味向不那么内行的观众“要”掌声。

此戏的气质比同台竞选的《柳永》差,《柳永》虽然淡,但是它的唱腔设计和演员表现都是因“情”设腔,没有动不动“高音”、“大段快板”的处理。拿《少年游》一场举例,柳永再度与虫娘重逢,物是人非,满目凄凉,而唱腔设计竟然是最轻快的“八仙故事”,是“喜”后面蕴藏着深深的“悲”。

其二,我不欣赏编剧格调。本戏讲蔡文姬的悲剧,落脚点在哪里?蔡文姬辗转两个男人之间,这个男人不要了,就跑到另一个男人那儿去,反正谁收了这个半老徐娘,就一心一意跟了谁。蔡文姬一代才女,在编剧笔下,竟落得如此余地,除了戏里最后一笔看似随意的《后汉书》编写,其余的场次都在狗血恋爱场景,台上这个女人有任何蔡文姬的特质吗?枭雄如曹操者,这么大的政治家,编剧就让他充当一个“媒婆”角色?“戏”自然高于生活,取材于历史,但是,既然戏曲界一直强调“现代性”,那么,请给予历史人物一个现代性的定位。曹操是得罪这届“梅花奖”哪位大腕了?《小乔初嫁》让他成了个“下半身思考”的老色鬼,这一出又让他当了个“媒婆”。

其三,我不欣赏剧种的错位。戏才开场,我已经纳闷,京剧怎么一本正经地谈起恋爱来了?京剧虽然有《鸳鸯冢》这样的戏码,但是那是极少的,京剧更擅长表现的是“世情”,而不是“爱情”;是帝王将相,不是才子佳人。何况曹操接回蔡文姬本来就是个“大”的语境,应该往“深”里写,写出京剧的格调,生旦净末丑,行当到位,才是一出好戏。如今处理得跟越剧一样,历史人物谈着狗血恋爱,还没有越剧熨帖,蔡文姬洞房那场,新郎冷淡,气自己受了蒙骗,是欺负观众没有看过《碧

玉簪》吗?“谯楼打罢二更鼓,官人他独坐一旁不理我”,唱词我都能背好嘛!

其四,我不欣赏编剧的唱词古文功底,薛宝钗说最美的词在戏里,即使京剧不比昆曲雅致,但是也绝不应该出现“自从你走后,我们父子活在梦中”这样的陈词滥调。

其五,我不欣赏舞台布置,现代化的灯光、布置,几乎让我产生看电视剧的感觉。“戏”这个东西,不管创作者给它加上多少“现代化”的理论辩解,也不论创作者有多大牌,它的本质特征是“一切台上见”。所以,尽管很多专家欣赏这出戏,但是我不欣赏。

智联忠(80后,福建京剧院青年评论家):

京剧《建安轶事》截取蔡文姬归汉以后的生活为题材,突出表现了文姬变幻不定的生活际遇和曲折动人的情感生活。其情节充满了戏剧性,层层的矛盾冲突恰到好处地结构了作品,增强了戏味;同时,剧中人物饱含感情,人物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细致的舞台呈现感染了观众,真可谓:亦戏亦真,情真意切。演出使观众沉浸在蔡文姬戏剧般的生活中,为她忧,为她愁,为她流泪,为她欣然而笑……

第一,该剧戏剧结构合理,剧情发展时缓时急,张弛有度,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紧紧牵着观众的心。东汉建安年间,曹操以重金赎回流落于南匈奴的蔡文姬,寄望她完成其父蔡邕未竟的事业,完成《后汉纪》一书的编著。《建安轶事》从文姬归汉开幕,多年流落他乡、思念故里的匈奴王妃回到了中原,而且深得曹丞相的赏识,戏一开始就突出渲染了喜庆、欢乐的氛围。一心留恋中原的蔡文姬归汉后,本应笑容满面,但她却整日愁眉不展、忧虑寡言。这样的反差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她因何不悦呢?曹操欲让她续写《后汉纪》一事,还能顺利完成吗?第一场中,蔡文姬与董祀在曹操的有意安排下,于丞相府邸见面,二人交谈畅快,文姬



京剧《建安轶事》 摄影/伍福生

的愁容在交谈中也稍稍展开。第二场中的文姬夫人则沉浸到了新婚的喜悦中,她与董祀结为了夫妻,在感情生活上获得了抚慰,观众也为她而喜悦。然而,新婚之夜董祀一反常态,悲愤异常,并道出自己本有心上人——孔融之女,今日婚姻之事全是曹丞相一人独断。对于蔡文姬来讲,这可谓晴天霹雳,她从美满的婚姻中立刻陷入了痛苦的折磨中。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安排,牵动着观众的心,同时,柔弱女子的曲折经历感染了大家,剧作气氛由此转向沉痛之中。情感困顿之时,面对昔日的丈夫和儿子,蔡文姬产生了随左贤王回南匈奴的念头,可曹操早已为左贤王安排了新的王妃。文姬悲苦的生活命运又加深了一层,矛盾冲突也更加突出了。半年后,蔡、董二人过着一段假夫妻的生活,风雪之夜,董祀向文姬表示了爱意,并发誓一心一意对她好。在矛盾刚刚舒缓之时,董祀因违反了曹操的禁酒令被判斩刑,二人立即处在了生死离别之际。

这几次大的转折,不能不说这是剧作家罗怀臻苦心经营的结果,其戏剧性的变化给这出戏增加了许多看头,让观众与文姬的生活命运一同进入戏中,主导了观众的情感起伏,从而形成情感上的互动和共鸣。从编剧技法上

讲,戏剧性的冲突、矛盾,情感的变化发展是为剧情服务的,但是,这个作品戏剧性的设计同时紧紧地与人物发展联系在一起,安排合理,恰到好处。

第二,剧作塑造了蔡文姬、董祀等性格鲜明、形象饱满的人物。戏曲作品的情节发展、矛盾冲突的激化,离不开剧中人物,剧中人物能否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鲜活的人物形象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而且也大大地丰富了剧作内容,《建安轶事》中的人物形象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蔡文姬,名琰,原字昭姬,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她精于天文数理,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她被掳到了南匈奴,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并生育了两个孩子。一心思念中原的她,常常含泪思乡,《建安轶事》把出场时人物的情感抓得很准,久别故乡的她激动、喜悦、悲伤杂糅,复杂、酸楚的感觉在演员身上表现得也十分准确和到位。文姬回汉后,一人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情感上并不舒畅。在曹操府邸与董祀见面之时,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惆怅和忧思,其庄重、高雅体现在了点

滴的行为之中。文姬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位“邻家姐姐”早晚问候,对董祀悉心照顾,生怕他冻着,还为他暖手、烤火。这段戏中,她拉着董祀的手用脸来捂,一步一步拉着他到火炉旁,既体现了她善良的心地,同时也昭示了二人不断升温的情感。这一才女也渴望自己的爱情生活,但她又无法忘却自己的过去,在面对左贤王和自己的孩子阿迪时,她表现出一种无法抹去的留恋。这样的人物恰恰就是真实的人物、可信的人物,她既雄才满腹,又忧思难解;她既思念中原家乡,又难舍丈夫孩子;她既才学出众,又抹不开儿女情长……她一生为情所伤,三嫁其夫,又怀着满腔壮志完成了《后汉纪》,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女性深深地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

董祀也是剧中的重要人物,他由仰慕文姬夫人才学到称其为“邻家姐姐”,又到被迫与文姬结婚,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与无奈之中。在曹操的强权之下,他表现出了畏惧与妥协,在婚姻之事上也怨恨文姬;在这位“邻家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下,他不畏强权敢于与孔融争辩,为自己的夫人出气。直到最后,他为感恩蔡文姬和曹操,决然辞官,辅佐文姬著书,这也是他人物性格的重要发展、变化。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才子,其行为举动、言语谈吐和情感变化,都是符合人物身份的。

第三,作品在推进剧情发展、塑造人物的同时,充分表达了剧中人物的真实情感,亦戏亦真,情真意切。《建安轶事》中的人物是充满情感的人物,蔡文姬回汉以后的闷闷不乐,在丞相府邸与董祀交谈之时,忧愁渐散,烦恼渐除。在这位年轻貌美、富有才华的少年的仰慕之下,“邻家姐姐”被这位可爱、率真的“邻家弟弟”所感化,不禁哈哈大笑。“蔡文姬笑了,文姬夫人笑了”,其喜悦之情流露于此,真实、真切。这出戏通过文姬情感的变化,巧妙地表现了她的有才、有情、有趣,是一位可

爱的女子。此时,董祀为文姬才华所折服,又见她美貌如仙、举止典雅,却也心生爱意,此情也恰是青年男子爱慕美女之常情,然而他又有所把持,不失礼仪。第三场中,文姬在驿站与左贤王及自己的孩子见面,演员情感的把握也十分到位。新婚并不幸福,见到丈夫和孩子首先是一种思念和留恋,以至于不愿喝茶只想喝一口匈奴的羊奶。留恋之余还有悔恨,悔不该丢弃自己的家庭,恨不该与董祀结这段悲苦的婚姻。然而,生活的不顺、董祀的怨恨、自己的愁苦、孩子的不舍,不但无法化解反而叠加在一起。不如再次返回南匈奴吧!离开这个苦闷的家乡。然而,匈奴已是有去无回,新的王妃已经选好了。不过,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她提出重返匈奴的要求是很合理的,这也恰恰是她真实情感的表露。文姬的处境到了最为困难的地步,她进退两难,人在无助的时候找一个退路是再正常不过了。第五场和第六场中,董祀被官兵抓去斩首,文姬通过搓手甩袖、来回疾走,表现了焦急、恐惧的心情,扬鞭抽马、徒步奔走又凸显了对董祀的担忧和关爱。青年演员万晓慧准确地把握了文姬的情感,感情充沛,生动真切。另外,曹操既表现了对人才的爱惜,同时又体现了他专权、霸道、残酷的一面,尤其在蔡文姬向他求情赦免董祀时,他也被这位女子的真情所感动,其情感的变化也恰恰成功地表现了一代枭雄多重的性格特征。

剧中的人物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人物语言也符合各自身份,其情感也始终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起伏。爱、恨、怨、怒、悲、喜等诸多情感,在具体的情境中表现得真实、真切,舞台呈现较为成功。演出让观众真实地体验了剧中人物的情感,整个欣赏过程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过程。

另外,笔者认为,在人物塑造及舞台表现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建安轶事》在蔡文姬的性格刻画上,突出

了其坚忍、温柔、善良的一面。面对如此悲惨、曲折的命运,其悲愤的情感则体现得稍有不足,对于自身命运的反抗,尤其是对曹操的强权、残暴所表现出的抗争有点弱。在第二场和第三场中,蔡文姬的命运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最低谷,她无依无靠,和“邻家弟弟”生活在怨恨之中;三嫁之妇,遭受着众人的非议。她有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却从此再也无法和他们在一起。如此糟糕的境遇在第四场中则简单地转入了平静的生活之中,似有不妥。再如,在第六场结束之时,紧接着以曹操和卞夫人之口道出了蔡文姬用七年时间,“默写了四百篇珍奇典籍,修好了《后汉纪》”,完成了归汉的使命后,便与董祀“溯洛水而上,隐居在中南山中”。在刚刚接受修订《后汉纪》任务之后,曹操和卞夫人没有下场,直接侧面介绍蔡文姬夫妇的情况,似乎有点突兀。笔者认为:此时,不如设置一位旁观者来承担这一任务,如蔡文姬的家院就非常适合。此人在剧中也有多次类似穿插剧情的作用,如第二场和第四场的开头。

总之,京剧《建安轶事》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其戏剧结构紧凑、张弛有度,戏剧性情节的巧妙安排增强了剧作的观赏性。在情节的发生、发展中成功地塑造了蔡文姬、董祀、曹操等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情感真实的人物。演员充分把握了人物的情感脉络,既体现了戏的假定性、情趣性,又突出表现了人物命运的曲折性和真实性。如能在艺术上不断地打磨、完善,定能成为一部戏曲精品。